毗尼母經卷第四

失譯人名今附秦錄　叔

諸比丘欲集法藏時摩訶迦葉以手拍地聲震之響逾如銅鍾尒時王舍城中舊住五百羅漢師子阿蘭那聞此之音共相告言集法藏時至尊者富蘭那與其徒衆五百羅漢即共相隨向王舍城耆闍崛山竹林精舍中至摩訶迦葉所到已語摩訶迦葉言我等聞摩訶迦葉五百羅漢於王舍城竹林精舍中欲集法藏我等亦欲得聞摩訶迦葉即向富蘭那等出集法藏因緣富蘭那語尊者摩訶迦葉言大德所集法藏緣已得聞竟甚善不可言但於八法中我所不解從界裏宿食乃至池邊種種草根等如此八法親從佛邊聞如来聽畜復言不聽者是處不解迦葉答言實如汝語佛為飢饉穀貴乞食難得憐愍衆生故聽畜世豐穀賤乞食易得是故如来還不聽也富蘭那言迦葉如来是一切知見者畜時欲使人知畜時捨

時欲使人知捨時迦葉荅言以是義
故佛知時而說是時中應畜是時中
不應畜富蘭那是故我等應隨如来
制時隨制聽時隨聽如来應供成就
八種善法一者善得金剛智二者志
斷一切煩惱破无明闇三者於一切
法無諸障㝵四於一切處而得自在
五能善降伏外道異論六善示衆生
利不利七能與衆生如法分別八善
能巧制犯不犯自在無㝵成此八法
名法王法主尒時摩訶迦葉問阿難
言此事復云何阿難荅摩訶迦葉曰
如我佛邊所聞如迦葉荅富蘭那也
若人如佛語而行者此人能熾然佛
法是故應如法行之尊者富蘭那徒
衆聞此語已如法而行即是熾然佛
法者此是雪山中五百比丘所集法
藏七百比丘集法藏今當說如来涅
槃後一百年毗舍離毗利祇子諸比
丘等如佛所說行於十法隨順行者
熾然佛法一應用二指抄飯食二入
聚落得食說言飽已不言不足後得
食時不作殘食法得食三界裏群品

作法事亦得四讚歎群品作法事善
三前人作法後人復作所作皆善又
酥油蜂蜜石蜜以酪和之得食七昨
日受鹽今日得和飯食八得飲舍留
伽酒九坐具不剪須得數十金銀七
寶得自手捉亦得畜之以是因緣故
迦蘭陀子耶舍欲除滅此過患於毗
舍離集七百羅漢衆僧集已迦蘭陀
子耶舍問尊者離婆多言比丘入聚
落中食得兩指抄飯食不尊者離婆
多荅曰不得兩指抄飯食耶舍問曰
何處制此不得兩指抄飯食也離婆
多荅曰舍衞國制殘食處制之耶舍
復問尊者離婆多言若比丘食足已
不作殘食法得食不荅言不得耶舍
復問尊者界裏作法事得不尊者即
問界裏作何等法事荅曰群品作法
事尊者荅言曰不得問何處制荅曰
王舍城中布薩揵度中制耶舍復問
界裏群品作法事說言好得作如是
語不荅言不得此亦王舍城中布薩
乹度中制耶舍復問尊者前所作事
更得重作不尊者荅曰云何名為重

作耶舍說曰此事今作曾作尊者答
曰若此事以阿毗曇毗尼修妬路不合
者已作不應作未作不應作今作不
應作若此事與三藏合者已作應作未
作應作今作應作耶舍復問尊者得食
美食不答曰何者美食耶舍說曰酥
油蜜石蜜與酪和之是為美食尊者
答曰不得食也何處制也舍衛國中制
殘食處制耳耶舍復問尊者所受鹽
得食不尊者答曰何者所受鹽耶舍
說曰昨所受鹽今日得和飯食不尊
者答曰不得食也何處制也舍衛國
藥草揵度中制復問尊者得飲奢留
伽酒不答言不得何處制拘睒彌國因
莎提比丘制耶舍復問尊者言得畜
不剪鬚數具不答言不得何處制之
舍衛國因六群比丘制復問尊者得
畜金銀寶器不答言不得何處制之
王舍城因跋難陀釋子制以何義故
更集法藏欲使此比丘捨惡修善若四
人住處乃至眾多人住處欲使如法
如法修行佛法熾然若和尚阿闍梨
若知法人如此人等皆能如法者可

毗尼母經第四卷　第五張　叔

佛法增長有二種法不可違一佛法
不可違二轉輪聖王法不可違以是
義故更集七百僧集法藏也所以言
毗尼經者諸經中與毗尼相應者揔
為比丘比丘尼經諸經中與迦絺那
衣相應者揔為迦絺那揵度比丘經
比丘尼經一切揵度摩得勒伽毗尼
增一此五種揔為毗尼藏是故名毗
尼經所言大廣說者所說事多故名
廣說我今教授大法故名為大我今
說大法大毗尼是故名大廣說大人
所說法名之為大何者大人諸佛世
尊名為大人此大人說故名為大人
又言廣者有大德比丘略說經若衆
多比丘前若四三二一比丘前說其
所解經我親從佛邊聞如此說上座
有德知見者應取其所說思惟此理
若與三藏相應者應語言大德所說
甚善若有後學者應以此法教之若
不與三藏相應者語言大德莫行此
法亦莫教人行此法也是故名為廣
說說大調伏現前故名廣說
若有一人聡哲高才自修此德捉其

毗尼母經[illegible] 第[illegible]張 叔

所解與如来所說法競如人捉偽金
與真金並若真偽難別者以火燒之
真偽自現若以偽法言是如来說者
與三藏經並之知其真偽也如無有
真醫有人實非醫妄稱是醫人不別
者就其治病虛喪身命猶如世人不
識真法隨行邪偽法者能滅善心身
命也不滅正法者佛所說毗尼如佛
所說行是人能使正法熾燃無盡何
以故此人知此是佛說知此非佛說
是故能與正法是名廣說尊者薩婆
多說曰有四白廣說有四黑廣說以
何義故名為廣說以此經故知此是
佛語與非佛語若有才辯了了能識
是非為人說者此言應受黑廣說亦
應如白廣知四者若衆多若三若二
若一是名為四又比丘作如是言世
尊在淨彌城告諸比丘汝等若村若
落我親從佛邊聞說受持此是法此
是毗尼此是師教此比丘所說非可
非不可若以增一阿含中阿含長阿
含雜阿含比丘經比丘尼經諸犍度
摩得勒伽與法理合者應語言大德

此法可自勤行亦教人勤行若不合
法理者語言大德此法不應自行亦
不應教人行此是初廣說第二第三
乃至第四亦如是說第一大衆前第
二四人前第三二人前第四一人前
是名廣說
佛告諸比丘吾教汝一句二偈若多
若少若應行者如語行之不應行者
如語莫行若後世比丘所說與三藏
相應者亦應行之若吾所說或多或
少不應行者亦莫行之後代比丘所
說不應行者亦莫行之此法增一經
中廣明有廣說者如來臨涅槃時告
阿難言吾滅度後汝等言我等無依
莫作此說吾所制波羅提木叉即是
汝後即是汝師是故阿難吾去世後
當依波羅提木叉而行行法應當各
各謙卑行之汝等應當除去憍慢安
心淨法阿難從今已去下者應稱上
座尊者上座應稱下座慧命阿難若
人見十二因緣是為見法亦得見我
如來臨涅槃時欲為利益衆生故說
是四廣以是義故名為廣說佛復告

言有物和合故應畜有物不和合故不應畜云何名為和合如舍利弗外得上色納以此納縫著條衣上佛即聽畜之故名和合不和合者上色錦上色白疊和合不應畜故名不和合猶如酒若和藥得飲不和不得飲上色與下色合得畜不合不得畜和合有二種一色和合二衣和合色和合者先用根染後用弱染復有先用上色染後用下色染此二名色和合應畜何者名為上色五正色名為上色薩婆多說曰上色者純青純赤純黃純黑純白是名五種上色大色和合者先用青染後用餘色染先用餘色染後用青色染五種亦如是是色應得畜衣和合者若衣作淨納未作淨縫納著衣上若衣未淨納已淨者縫納著衣上此二皆名淨衣若衣未滿十日未作淨施納已作淨施縫納著衣上得畜若納十日未滿未作淨施縫納著衣上得畜故名衣和合淨施法一日得一日作淨施若過十日不作淨施犯尼薩耆若復放逸故不說

淨者以心惡故不滿十日皆犯捨墮
何者不和合應畜和合不應畜不和
合應畜者山渉子識其留草閭婆伽
毗鉢優勃伽婆若酒闍陁林斤提力
薑如是等藥不合應畜何以故此藥
二別中授食合不中授食如羹乳
令沸熟已寫置一器中時節小久乳
水各別此乳者鹽一不中食不和鹽中
食上所列藥草和合授合不中二
中授食亦如乳鹽合不中食別食甚
好是名不和合用當爾時佛爲病
比丘聽飲蘇毗勒漿者鹽得飲不若
亦得是名和合用
盡形受藥者薑椒蓽茇訶梨勒鹽菖
蒲如是等皆名盡形受藥藥草揵度
中廣說寺中應可作者從羯磨一切
法事乃至飲食卧起及露者涅洹僧
竭支皆中復有中者若寺中地見金
銀知主不知主皆應取舉之知主者
後來當還若不知主者應當衆僧中
唱我昨日僧地中得金銀是誰物也
有人來言是我物者應問此物頭數
多少及與所兩裹持繫縛用何等物

若言二相應者可還之不相應者
不應與也復有寺中可中作者若比
丘比丘尼用木葉作蓋用木皮作蓋或
織草作蓋如此等皆寺中得用復有
比丘寺中得用物富羅上重著革皮
落縮若出聚落雨雪得著無雨雪不
得也所著革屣四重三重乃至一單
寺裏皆應得著入聚落時雨雪得著
无時不得也病時亦得著革屣揵度
中廣說
寺中應畜鐵鑰木鑰鉤枝浴室中牀
是名寺中應畜物比丘僧差入林
者應與七日若七日不得來者應與
十五日若十五日不得來者應與一
月是名應入林
若比丘身上生瘡比丘用鹽散洗
瘡佛言聽諸比丘用細末柔軟散洗
瘡舉散法著瓶中塞口乃至著搬上
藥草揵度中應廣知
若比丘有白癩病自裂膿血流出諸
比丘用鹽散塗洗佛言當用細末
柔軟散塗洗雜揵度中應廣知
若比丘新生瘡病痛不壞者當用壞

藥傳之後時當畜種種愈瘡藥治之 毗尼母經第四卷 第十一張 枚 金
令差
若比丘下分中有痔病者當作衆瘡
衣莫令膿血流出汙衣隨醫師分處
作衣聽畜之
若諸比丘頭上生瘡若面上生瘡若
脣上生瘡若肩頭生瘡若腋下生瘡
若膈上生瘡若臍上生瘡若坐處生
瘡若膝頭生瘡若蹲上生瘡若頭上
有瘡者聽裹頭覆頭入白衣舍若面
上有瘡者聽鉢水中自照或壁上自照
見瘡得自塗藥脣上有瘡者得聽兩
脣不相到嚼食若舌上有瘡者聽著
口中不嚼吞之若肩頭有瘡者聽以
手捉瘡以衣覆上入白衣舍復聽肩
頭瘡上衣不覆得入白衣舍若腋下
有瘡者聽手捉腰入白衣舍若膈上
有瘡者聽反抄衣入白衣舍若臍上
有瘡者聽下繫涅洹僧若坐處有瘡
者聽入白衣舍蹲坐若膝上有瘡聽
褰衣過膝入白衣舍若蹲上有瘡者
聽高著涅洹僧入白衣舍是故名有
瘡聽也若衆僧寺裏有三四人別作

大堂住止處應遠四邊掘深塹遶水
塹裏應作大小行處此事數具揵度
中廣說佛告阿難汝提鑰房房語
諸比丘吾欲南行接諸國誰能隨
吾去者可自料理衣鉢阿難即受告
勑房房語之諸長老比丘白阿難言
若師去者得隨佛去若師不去自亦
不得去何以故至彼中更須覓依止
師故尒時世尊即共堪能去者相隨
向南路上佛見諸比丘少告阿難言
汝不房房語也比丘何故少阿難即
具以上事白世尊佛告阿難從今已
後若比丘滿十臘知法者應受十臘
乃至百臘不知法者依止依止法受
具揵度中廣說此房房中所作事應
二指作法若鉢破作五叚綴此鉢法
應相去二指安一綴若上廁時洗大
便道應用二指頭洗之若衣破者納
者孔外緣二指若比丘畜髮法極長
不過二指應剃是名法略說共作法
若比丘性行調柔持戒亦具威儀可
觀如此人者僧應與共同一切法事
乃至飲食卧起皆應共同是名略說

共作法若比丘行來到他寺上應問
此寺中一比丘結大界處復問離衣
宿處無問衆僧淨厨處亦問布薩
說戒處如是等處皆問一人故名略
問問已若有同伴亦應語之又復應
問所飲水中有虫不清淨不此水
屬誰又問菓菜淨未一人問餘人皆
得淨故名略若舊住比丘請客比丘
客比丘到寺一人問淨不淨如是可
問處皆問是餘比丘皆得清淨尊
者薩婆多說曰有利養生人貪著佛
不聽取然不制所犯應如前所制
法行
世尊說曰若人所作不善知慚愧者
不為障道若比丘无慚愧心亦无所
知如是所說不應受用又復有人无
慚愧心有所知解其所說法亦不應
受復次有人雖知慚愧然无所知若
有所說亦不應受若復有人有慚愧
心能達法相如此說者應受用之尊
者迦葉惟說曰有諸人智慧等所見
亦同其性柔雅戒行清淨无有瑕穢
是名和雅所說應受有應作處何者

是尼師壇有破穿處應用弊納補四
邊蔭一寸如是廣知若有瘡處應治
若衆僧食處應掃若和尚阿闍梨食
處應掃是名處所若比丘病佛聽煑
粥食之无淨地衆僧當與作白二羯
磨作淨處所如是等皆名處所
佛在世時常在王舍城中說戒至十
五日月盡諸比丘遠近不避疲勞詣
王舍城聽佛說戒佛知諸比丘疲苦
即問諸比丘方所隨其方所住處說
戒是名為方東方塔名羅多跋陁羅
乃至北方有山名无之羅毗羅是名
為方如是等邊方有律師五人得受
具足阿練若比丘應善知方所亦應
知處及時尒時諸比丘北方受安居
安居已竟各執衣鉢往到佛所世尊
問言從何方来皆說所從来處故名
為方佛聽何等國土應五人受具向
毗提國有毗尼師聽五人受具有一
比丘字數虜奴少小信道欲得受具
國土无僧尊者迦旃延有緣到彼國
此比丘求迦旃延欲受具十二年中
集僧乃得受具迦旃延為受具已来

到佛所佛問言迦旃延汝何故遅迦
旃延即以受戒因緣具白世尊佛即
立制從今已去聽邊地无衆僧處有
律師五人受具有國大熱處聽日日
洗荆棘多處聽著厚草屣作草屣法
隨土地所有厚皮聽作有諸比丘在
雪山中夏安居手脚頭耳皆凍壞安
居已訖各執衣持鉢来詣佛所頭面
礼足退立一面佛知而故問汝等何
故身體皆壞比丘白佛雪山中寒凍
故是以皆壞佛問言應著何等不令身
壞諸比丘白佛若脚著皮革鞾上著
複衣應當不壞佛即聽著富羅複聽
著羅目伽上聽著駒執復聽著複衣
若用羊毛駱駝毛乃至綿紵之聽著
有二婆羅門比丘一字烏嗟呵二字
散摩陁往到佛所白世尊言佛弟子
中有種種性種種國土人種種郡縣
人言音不同語既不正皆壞佛正義
唯願世尊聽我等依闡陁至持論撰
集佛經次比文句使言音辯了義亦
得顯佛告比丘吾佛法中不與美言
為是但使義理不失是吾意也隨諸

衆生應與何音而得受悟應為說之
是故名為隨國應作毗舍離飢饉如
上文說佛聽畜迦絺那衣有五種利
一得中前數數食二得有檀越来請
得別衆食三得畜長財不說淨四得
離衣宿五不白得出界是名受迦絺
那衣利作漿法先研米與水和漉著
一器中後炊飯餈饙取飯汁著一處
經一宿中食時如法受飲之薩婆多
迦葉惟說曰此漿中後乃至初夜得
飲初一分竟諸比丘夏安居法若有破
壊房舍應受取任力所能修補治之
自恣法者若有大衆應如法白二羯
磨自恣若阿練若比丘或一或二乃
至三四應胡跪合掌展轉相向言今
日衆僧自恣我亦自恣如是三說若
獨一人應心念口言今日衆僧自恣
我亦自恣如是三說云何與自恣欲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日自恣有一
比丘白佛言世尊病比丘不堪来者
為看病不得来者為佛法僧不得来
者此事云何佛告比丘如此等皆應
與欲說言今日衆僧自恣我不得往

自恣與衆僧清淨如法自恣欲如是三說是名與自恣法有五種與自恣法一今日僧自恣我與僧自恣二我自自恣三為我故自恣四若口不能言者手作說相亦得與自恣五語雖不了亦是與自恣是名五種自恣若前人身口不能後復更問之身口元相貌者命根未斷耳聞人語衆僧就其前羯磨自恣取自恣人若將自恣来道中命終或為婬欲所迷或失性或出界外或捨道還俗如此等皆不成取欲應更遣人取欲若取欲者為賊為水為虎狼所遮不得来者此取欲成就如此等難事非一但取欲者欲来而力不能皆取欲成就波羅提木叉法者

尒時世尊在淨房中作是念我今為諸比丘制說波羅提木叉戒何以故後學比丘欲行法者不知何者佛制何者非佛制乃至阿羅漢果樂佛告諸比丘我今說波羅提木叉汝等當善受行之若有所犯即應懺悔若无所犯應繫念思惟吾說戒時若默然

者當知皆是清淨之人汝等屏處發
露无隱吾大衆中問無隱等无有異
第二第三亦如是問若故作不妄語
者佛說障道障者障於四禪四空乃
至障四果四向若後能改悔四禪四
空四向四果皆可得取是故名波羅
提木叉法也說波羅提木叉有五種
如上說也布薩取欲如上自恣取欲
无異田舍園前所施後所施處不應
轉易更施餘處若五錢轉施皆是惡
作復有十八種分别復有八種阿練
若處所有若比丘尼外来所施若有
所作為人所嘆有作為人呵擯如是
等皆名為物云何名呵責擯出呵責
擯出者要示彼擯者罪相貌然後擯
出不得直駈
尒時自恣前有一比丘犯罪見者欲
諫語言我欲諫汝聽不犯罪者可當
欲諫時犯罪者无是名事在人无若
後時欲諫者還犯罪人邊取欲得諫
不取不得也
尒時世尊從迦尸國與五百比丘向
幽蘭精舍此寺中有舊住五人一名

毗尼母經第四卷 第十九張 叔 [illegible]

阿犯祇二名區那婆蘇三名半持陁
路醯四名伽路羅五名帝耆此比
丘等聞世尊来即共分此寺中房舍
園田花菓敷具及養生具唯留佛一
房所以分者恐佛共舍利弗目連諸
大比丘等来必奪我房舍及田業是
故急分生此念已房舍作一分園田
作一分二切敷具作一分一切養生
具作一分一切花菓作一分分已世
尊来到到已告舍利弗目連言汝語
舊住比丘客僧来到可房房料理敷
具如佛告勅即往語之
舊住者即荅舍利弗目連言第一房為
佛拔竟唯願如来安樂住止餘物二
切五分分竟目連聞此語已即傳此
言具白世尊世尊即遣目連復重語
之諸比丘荅亦如前佛即喚舊住比
丘種種因縁訶責為說世有五賊第
一賊者有惡比丘不持禁戒多將徒
衆遊諸國邑食人信施者是二若有
比丘實不清淨自言清淨此亦是賊
三若有比丘自恃聰明多智起於憍慢
訶罵比丘言无節度此亦是賊四若

有比丘為衣食故自言得過人法此
復是賊也五若有比丘用僧祇物以
自資命此亦是賊是故一切屬四方
僧物不應獨用諸比丘白佛若有物
諸比丘因此生諍訟者此物云何佛
言比丘若共懺悔此物得分不和合
不得分也分法要作白二羯磨此事
拘睒弥揵度中廣明提婆達多破僧
有五法一者盡形壽乞食二者糞掃
衣三者不食酥鹽四者不食肉魚五
者露坐以此五法僧中行籌可者受
籌尒時座中有百比丘受籌阿難即
衆中脫僧伽梨擲地唱言此是非法
有五十大上座亦脫僧伽梨擲地諸
比丘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此便
是地獄人當入阿鼻地獄一劫不可
救也此破僧揵度中廣明上提婆達
多五法不違佛說但欲依此法壞佛
法也

尒時世尊在王舍城諸比丘在塚間
樹下或在水邊大澤中處處敷草露
宿有大長者最朝出行見諸比丘為
作礼問言昨暮何處宿諸比丘答曰

家間樹下處處皆敷草卧長者問言

若有檀越為作房舍得不諸比丘答
曰佛未聽作比丘以是因緣即往白
佛佛告諸比丘若有檀越信心能為
僧造房者聽作之長者聞佛告已即
造六十口房施設飲食請佛及僧供
養已捉金瓶行水竟胡跪合掌白佛
言今為佛及僧作六十口房願世尊
及比丘僧為弟子受用佛因長者施
房為說施房利益一者能遮風雨二
者能遮寒熱三者能遮惡獸毒蟲如
是種種利益盡為說之因此房故令
諸比丘得善寂安樂住此數具犍度
中廣說

佛在阿吒毗國聽諸比丘私作房諸
比丘各各私作大房所索甚多諸檀
越遙見沙門入村皆避之不欲相見
有比丘字阿吒毗為私作房故自伐
林木林中有神以林為舍此鬼內自
思惟正欲打此道人恐畏有咎若默
然者无住止處即往白佛佛告言若
打持戒者其罪極重汝渡河有大樹
此樹神昨已命終汝可依彼大樹住

因此制戒不聽私起大房
尒時世尊在拘睒弥國有比丘字闡
陁與國主優塡王極善自往語之令
欲私起房之材木王即語言國中所
有材木隨意取之此比丘官路中有
一大樹枝條蔭覆五百乘車國中諸
人皆以此樹有命之想闡陁比丘伐
此樹檀越慊之比丘往白世尊佛即
因而制戒自今已去若有神樹路中
諸人所貴重樹不聽伐也若伐者得
波逸提或言偷蘭遮從此以来不聽
過量私作大房
尒時闍婆摩羅子出家翹勤行道得
阿羅漢果内自思惟於此身上更修
何業思惟既定當為僧勸化中食及
造敷具於一日中有比丘逼夜来向
寺不知寺處闍婆摩羅子即入火光
三昧舉手照明令知寺處此比丘到
已示房舍敷具大小行處澡手水坌足
油一切示處若有客僧来到寺者隨
其所須皆供給之心无愛憎佛即讚
歎一切飲食敷具平等无過闍婆摩
羅子无根謗緣因此廣知

出曜經第四卷　第二十三張　扱　音

尒時提婆達多共阿闍世論議汝可
煞父我亦煞佛新王新佛共治天下
世皆大平人民安樂不亦快乎阿闍
世問提婆達多須幾兵衆可得除佛
提婆達言得六十兵可得除之與六
十兵得兵已先遣二人往煞佛煞佛
已從餘道迴莫著本路復遣四人煞
前二人從餘道迴如是展轉皆欲令
相煞盡所以尒者不欲令此悪名流
布於外二人往見佛自然不起悪心
即向佛說本来之意佛為說法得須
陁洹果佛即語之汝等迴去莫隨餘
道得到提婆達多所提婆達多聞不
得煞佛即生瞋恚自到佛所以大石
打佛諸天即接此石擲著他山有小
石破来傷佛足諸比丘等皆来捉杖
圍遶世尊房佛語諸比丘假使有人捉
須弥山欲壓吾者猶不能害況提婆
達多汝等各自隨所修業安樂行之
佛未制戒前比丘二不得與沙弥同
房宿羅睺羅无別房諸比丘駈出羅
睺在廁上宿廁中有大毒虵佛知有
此毒虵恐傷羅睺故来到廁知而故

問汝是誰耶羅睺荅言是沙弥羅睺
佛問汝何故此中住荅言更无别房
諸比丘不聽共宿佛即將入房後日
集諸比丘告曰出家人法常應慈心
從今以後沙弥聽共大比丘二宿至
三夜若无去處比丘不應睡卧當結
加趺坐至明相現若第四日復无去
處明相欲現時應遣沙弥出房外若
沙弥恐怖不能出者大比丘應自出
去有客比丘来到寺上舊住比丘擬
房舍卧具供給之後去時不白舊住
者經多日已主人入房始知客比丘
去敷具虫鼠囓壞以是因緣比丘
具白世尊佛因而制戒若客比丘寄
寺中宿者去時應擧攝敷具及料理
坐牀當白舊住比丘去若不介出界
外得波逸提
有於一時六群比丘共十七群比丘
俱作客寄宿六群是上座十七群是
下座十七群語六群言大德可簡取
上房六群荅言誰問好悪十七群自
取房敷坐具竟六群即奪房驅令
出外十七群瞋恚高聲唱叫主人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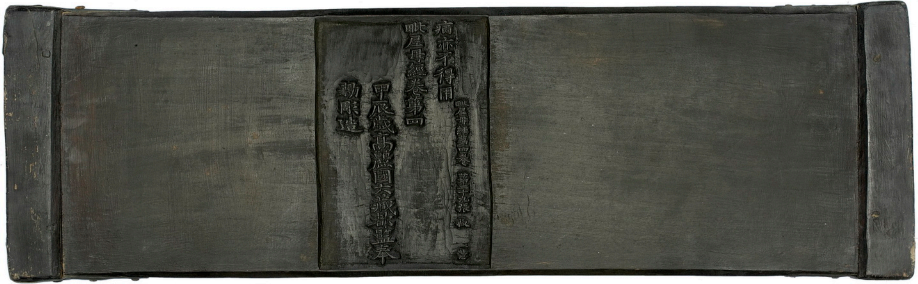
已十七群為何等事十七群如上因
緣巻主人諸比丘往白世尊佛因而
制戒従今以後下座推上房與上座
上座不取下座敷敷具竟上座不得
强力奪取駈出若下座先至不知上
座来上座既至下座應避出去上下
皆不得恃力駈出若恃力者得波逸提
時有六群比丘在重閣上住意不審悉
不看閣地厚薄放身而坐牀脚陷過
傷下住比丘頭佛因而制戒従今以
去閣上住者要審悉厚薄不得直放
身坐若坐者得波逸提
有於一時闌陁比丘作房用有虫水
和泥諸檀越見譏言云何比丘无慈
心佛因而制戒従今已去比丘不得
用雜虫水和泥作房若用得波逸提
房舍竟
尒時佛在波羅奈國阿若憍陳如等
五比丘往到佛所白世尊言聽諸比
丘何等處住敷何等敷具佛告憍陳
如聽比丘阿練若處樹下塜間河邊
山谷間空閑處住敷草木葉以為坐
具此敷具揵度中廣明住處揔明有

二三者聚落中二者空靜處
尒時有客比丘寄他寺中安居不自
看房舍卧具得下房下卧具心中不
悅修道有廢瞋舊住比丘有生謗之
言比丘心有愛瞋癡怖佛聞此言告
諸比丘從今以去夏安居時要自看
房舍卧具然後受之若依上座次第
得房不看无咎若分房者語汝自看房
懈怠不看者得突吉羅如來所以教
諸比丘護敷具者見五種過一不欲
令風吹二不令日曝三不令得天雨
四不令塵土坌之五不令虫鳥敷具
上放不淨比丘夏安居法差分房分
敷具人令房房看之何等房敷具多
何處无若多處分著无處若遍有長
敷具從上座次第賦之是名敷具處
所營事有二種一者作二者覆作者
有檀越欲為衆僧起房僧差營事人
白二羯磨令料理若此營事人意欲
成此房已盡形受用者僧當令其十
二年住後衆僧隨意分處若營事人
二三年中不能成房僧當觀其力
能若堪辦者聽使作竟若不能者更

差餘人是名作者云何名為覆者若

作者作牆壁已不能覆後僧更差堪
能者令覆若覆者意欲盡形住僧當
聽六年住後隨僧分處是名覆處者
比丘相恭敬法當起迎作礼執手問
訊隨其所須供給莫違其志
諸比丘白佛上座於下座有所犯罪
現前應立幾法發露佛言當立四法
一者偏袒右肩二者脫草屣三者合
掌四者當說所犯罪下座向上座悔
過所犯者現前應立五法一偏袒右
肩二脫草屣三胡跪四合掌五說所
犯罪
若客比丘到他寺中見上座應立五
法恭敬一偏袒右肩二脫草屣三胡
跪四兩手捉上座足五和南若舊住
比丘小者亦應立五法恭敬是法持
戒犍度中廣明治風病法當用蘇毗
勒漿與漿作法先遣淨人擣大麦器
中盛之著水經二三日小醋已淨漉
飲之若和尚病弟子應作此漿養病
弟子若病和尚亦應如此
有比丘尼持蘇毗勒漿隨道行道中

見一人截手足而臥比丘尼以蘇毗
勒漿灌瘡上此人即死佛言從今已
去不聽持蘇毗勒漿灌瘡上有比丘
持蘇毗勒漿到尸陁林見一病人臥
地從比丘索蘇毗勒漿飲比丘慈悲
心故施之此人即死諸比丘生疑无
有所犯也佛言憐愍心故無犯是名
蘇毗勒漿佛為病比丘故聽服六種
散一雜畔散二破羅私散三怖羅羅
散四阿犯却羅散五波却羅散六阿
半陁散如是等散衆多不一若比丘
病隨醫分處服之
尒時離車子有寶鉢滿中盛細末旃
檀持用奉佛佛言吾佛法中不聽受
寶器離車子言若不受寶願世尊可
受栴檀香佛即為受有比丘用盛澡
豆洗鉢壞鉢色佛言應當熟搗細物
餅之然後得用有一女人夫主已喪
婬欲熾盛與外人交通遂成有胎恐
事發露語交通者求藥墮胎此人於
比丘比丘尼中求得藥即墮其胎佛
聞而制戒不聽出家者與人墮胎藥
比丘法不得用雜香澡豆洗身乃至


毗尼母經第四卷 第十九張 叔
病亦不得用
毗尼母經卷第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